



爱这个世界

——汉娜·阿伦特传

[德]阿洛伊斯·普林茨 著

焦 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德)阿洛伊斯·普林茨著;焦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

ISBN 7-80149-432-6

I.热… II.①阿… ②焦… III.阿伦特-传记 IV.K836.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5273号

爱这个世界

——汉娜·阿伦特传



著 者:[德]阿洛伊斯·普林茨

译 者:焦洱

责任编辑:吴伯凡

责任校对:闫晓琦 杨蔚琴

责任印制:同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 张:9.25

字 数:156千字

版 次: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ISBN 7-80149-432-6/D·066

定价:16.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0-3600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爱这个世界

“我们始终忠诚守信，
只有这才是真实的。”

1962年3月19日，在穿过纽约中央公园的一条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出租汽车与一辆卡车相撞，坐在出租汽车后座上的一位65岁的老妇人被撞成重伤。此人名叫汉娜·阿伦特，一个拥有美国护照的犹太人，在多所美国大学里讲授政治学和哲学，她的文章、著作和公开演讲使得她的名声跨越了美国国境，对于许多人来说她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妇女之一。

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汉娜·阿伦特清醒过来，她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她首先试着活动她的手脚，以确定自己是否已经瘫痪，然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检验自己的记忆力，往事一幕一幕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她回忆起她在柯尼斯堡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回忆起她在马堡和海德堡的求学生活，想起她

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那个至今仍对她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那个她与之卷入了一个爱情事件的人物，想起了卡尔·雅斯贝尔斯，那个曾经给予她以教诲的人物。她回忆起她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那儿结识她的丈夫海因利希·布吕歇尔，回忆起在法国南部居尔集中营以及后来戏剧性地逃离欧洲，穿过马赛前往里斯本，从那儿乘船，前往美国的经历。她回忆起她应邀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想起她拥有的许多朋友和树立的许多敌人，想起她长达数年潜心著述的那本关于极权主义的著作。她还想起了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对此她还想写一本书，她惦记着那件事。

汉娜·阿伦特平静下来，她的记忆力没有受到损害，她也没有瘫痪。但是此刻她正处在一种奇特的状态中，就像是在生和死之间漂浮。很久以后她曾着迷地回想起那个时刻，她对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描述那种体验说：“最重要的是有一瞬间我有一种感觉，我自己把握着自己是求生还是求死的决定权。尽管我并没有想到死亡的可怕，但是我却想到了生命是多么美好，我宁愿选择它。”

然而在那一时刻汉娜·阿伦特也明白了，她不可能规定自己的生活。她宁愿放弃一种“无价值”的生存方式：没有朋友，不能旅行，不允许参与公共事务。

独，尽管十分聪明。她渴望了解关于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一切，并且将自己深深地掩藏在那个“独特”的自我之中。首先是与那个年轻讲师马丁·海德格尔的恋情阻止了她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汉娜·阿伦特想要成为“为人瞩目”的人物，而且她发现为此聪明和深思熟虑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勇气。特别是放弃自己的独特个性的勇气，那样她才能够解放自己，去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人群中的人”。作为一个人群中的人对于汉娜·阿伦特还意味着，为着了解自己与自我交谈，以及同其他人一道塑造这个大家共有的世界。这种认识对汉娜·阿伦特来说犹如一种解放——她遭遇到它就像“锤子敲到头上”那一击。

汉娜·阿伦特在为庆祝她尊敬的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诞辰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勇气，感激之情和忠诚，这三种表面上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品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接着补充说：“在我们的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知道，惟一真实的是我们始终保持这忠诚。”

她本人对许多东西保持着忠诚：她在德意志语言和和文化中的根，她那些在欧洲或是美国的朋友。然而她又总是重新开始，这使得将她归类非常之难。“您是谁？”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这样问她。“您是一个保守人士么？您属于自由主义者么？在目前的各种可能性之中您的位置何在？”汉娜·阿伦特回

答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而且从来没知道过。”

汉娜·阿伦特希望永远“独立”思考。这使得她对许多事情都持一种毫不含糊的独立态度。其结果是确实难说她到底是谁：一个女诗人？一个女哲学家？一个女性政治思想家？她自己在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就是我，那个来自远方的姑娘。”^①

注释：

- ① 引自席勒同名诗歌《来自远方的姑娘》，这一表达用来描述汉娜·阿伦特的精神特征十分贴切，该诗的中译文如下：

来自远方的姑娘

在贫瘠的牧羊人山谷里
伴随着每一个春天的到来，每当
云雀啼啭的时候，就会出现
一个美丽惊人的姑娘。

没有人知道她来自何方，
她并非在这山谷里降生
一旦她向人们道过别，
便会消失得无踪无影。

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
让所有人的心魂都变宽；
亲近的感觉甚至
使人们放下高傲和尊严。

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
成熟于他方的土壤
置身于丰饶的自然里
沐浴着别处的阳光。

她的馈赠分给了每一个人
这个享受果子，另一个获得鲜花，
无论垂垂老者还是翩翩少年，
没有一人空手回家

所有的客人都受到欢迎
正在这时走来一对恋人
她把最好的礼品献给他们
那馈赠是花中极品。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目
录

- 序 言 /1
1. 早年生活 /1
2. 柯尼斯堡的犹太女子 /12
3. 渴求知识 /22
4. 汉娜和那个巫师 /33
5. 献身精神和理性 /45
6. 告别德国 /58
7. 复数 /69
8. 从马赛逃走 /80
9. 第 95 街的一间屋子 /92
10. 罪责问题 /103
11. 极端的恶 /115
12. 迫害和诽谤 /129
13. 远离工作 /144
14. 美好的世界，黑暗的世界 /157
15. 猛禽还是夜莺 /170
16. 最初的惊奇 /183
17. 玻璃匣子里的魔鬼 /196
18. 艾希曼以及没有结束 /210
19. 美国的反叛 /223

20. 告别 / 234

21. 自由如风中的一片树叶 / 247

22. 河面上的光芒 / 260

附录 1: 生平年表 / 271

附录 2: 关于汉娜·阿伦特的文献 (部分) / 275

1. 早年生活

爱 这 个 世 界

“对于悲伤的事情考虑得越少越好。”

看起来一个光明的未来似乎就摆在这两个 1902 年成婚的年轻人面前。保尔·阿伦特和马尔塔·考恩两人都出身于犹太中产阶级家庭，这两个家庭世代定居在上普鲁士柯尼斯堡市。保尔·阿伦特 29 岁，毕业于柯尼斯堡大学工程技术系；马尔塔·考恩 28 岁，曾在巴黎女子学校勾留了 3 年，学习音乐和法语。这两个年轻人的结合似乎应该前景美好，他们不仅会有很宽裕的物质生活，而且两个人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尤其是都对社会主义理想有好感。

然而有一片阴影正笼罩着这桩婚事。保尔·阿伦特早年染上了梅毒，在当时这是一种流传很广的性病，在普鲁士几乎有百分之二十的男人染有此病，而所谓萨瓦散，一种专治梅毒的特效药，还要等到 1906 年才由德国医生保尔·埃里希发明。

保尔·阿伦特不得不让人用传统的方法治他的

病，在治疗过程中人们给他吃汞制剂，或者设法使他处于疟疾热状态。然而梅毒是一种顽疾，经过一段治疗后它可能潜伏很长时间，然后又突然更猛烈地爆发，随之而来的最坏情况甚至会是脊髓的坏死。当然也有可能出现经过一段治疗后疾病自行痊愈的情况。

保尔·阿伦特的治疗预后效果很好。疾病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当他向美丽的马尔塔·考恩求婚时，他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又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这对年轻夫妻起初前往柏林，后来又来到汉诺威，在那儿保尔·阿伦特在一家电业公司找到了一个工程师的职位。他们搬进了林登城郊一个宽敞的住宅内。马尔塔·考恩，现在叫马尔塔·阿伦特，不得不暂且克制她婚后就要孩子的愿望，她的丈夫仍然没有康复，在这种情况下要孩子也许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危害。当保尔·阿伦特所有的疾病症状都消失了以后他们才决定建立他们的家庭。

1906年10月14日马尔塔·阿伦特产下了一个女婴，按照她祖母的名字，她被命名为约翰娜。后来所有人只叫她汉娜。

汉娜的母亲特地建了一个档案，命名为“我的孩子”，在这个本子上她要仔细地记下她女儿的成长。第一页这样写道：“约翰娜·阿伦特降生于1906年10月14日晚9点15分，是一个星期天。生育过程持续了22小时，顺产，婴儿体重3696克。”^①

汉娜·阿伦特被降生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称之为“安全的黄金时期”。经过了普法战争和 1870~1871 年帝国建立的喧嚣，一种平静的政治局面在德国出现了。俾斯麦时代结束了，这位人称铁血首相的人物死于 1898 年。如今的国王是威廉二世，一位与其说有政治才能不如说更喜欢表现自己的军人气质的君主。尽管经受了政治上的失望，由于工业和经济的巨大发展，人们仍然为一种欣欣然的感觉紧紧抓住。

1895 年以来整个经济持续发展，其原因首先要归功于许多发明和发现。德国的科学家屡屡荣膺诺贝尔奖，远远多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罗勃特·科赫大夫发现了肺结核病原体，直到当时肺结核仍然是纯粹的国民疫病。在巴伐利亚工厂的实验室里止痛药阿司匹林被研制出来了。威廉·康拉德·伦琴发现了 X 射线，利用它可以看到人的内脏。当然还应该提到艺术领域，德国人的名字，诸如托马斯·曼，马克斯·利波曼和理查德·瓦格纳等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界名声远播。“德国制造”这个标志 1887 由英国人发明，旨在破坏德国产品的市场，如今成了质量的保证。几乎每一天都有一项新的德国专利申请登记。

技术上的奇迹也使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些家庭安装了电话，有些大城市，比如柏林，正逐步用电灯取代煤气灯。从 1905 年开始德国的首都出现了最初的公共汽车，而斯克拉多诺夫斯基和梅斯

特两位先生则借助摄影机向某位好奇然而充满疑惑的看客展示橱窗里的活动画面。如今人们可以使用一台机器来清除房间里的尘土，用灌满墨水的自来水笔写字，用吉列先生的机械剃须刀修面。

那种对自身力量和光明前途的自信在帝国时代无限膨胀，与此同时自以为非同一般的自我意识也日渐增长。经济实力的增长强化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的要求。推行大国政策，意味着在世纪更迭之际实行殖民政策。法国和英国由于在亚洲和非洲拥有众多的殖民地从而成为德国的榜样。俄罗斯也在向东方扩张，甚至有些小国，像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也已经扩大了他们的版图。威廉皇帝治下的德国人这样想到，如果要参与世界政治，就必须推行殖民政策。帝国首相布劳夫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说道：“我们不想呆在任何人的阴影之下，我们也在阳光下有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有人试图为一场可能的战争寻找盟友和识别敌人。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俄罗斯由于1905年的革命和一场与日本人的战争而精疲力竭，然而仍然难以揣度。奥地利以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Herzegowina）来表明自己对巴尔干势力范围的态度，至于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扩张要求如何反应，还是一个未知数。

马尔塔·阿伦特全然不顾扩张政策，在汉诺威十分平静地扮演着她的母亲角色。在那个记事本

里，她记下了一切与小汉娜有关的事情。她的记录非常细致：什么时候给孩子喂了奶，喂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给孩子喂饭，喂了多长时间；孩子生过哪些小病，对药物有什么反应，以及她的身体发育出现了哪些变化。她很早便开始留意孩子身上表现出来的脾气秉性：

“她天性沉静，但很有活力。在她出生后的第一周我们就已经相信可以确定她有听力了；除了一般的光感之外，在她出生后的第七周，我们竟然观察到她有一种内在的感受能力正在觉醒。她生命中的第一束光芒开始于这第七周。”

小汉娜是她父母的全部幸福。她健康，总是心满意足，显得兴味盎然地对待她身边的世界而且常常大笑，她是一个“宁馨儿”。

在汉诺威两年之后保尔·阿伦特自以为医好的病症又开始出现反复。这些症状明白无误地告诉家人，对保尔·阿伦特的病应该做最坏的打算。现在他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即保尔·阿伦特无力再承担赡养这个家庭的责任。他不可能再从事他的职业，如今留给这个年轻的家庭的，除了离开汉诺威回到柯尼斯堡，回到考恩和阿伦特家族的庇护之下没有别的出路了。

考恩家族和阿伦特家族一样，都是俄裔犹太人。马尔塔·考恩的父亲，雅可布·考恩，1852年由沙皇尼古拉敌视犹太人的政策逃离俄国前往柯尼

斯堡，他在柯尼斯堡建立了一个茶叶进口公司，这家公司逐年发展成为柯尼斯堡诸多大公司里的一个。马尔塔是雅可布与他的第二个妻子凡妮·爱娃·施皮罗生的孩子，雅可布死于1906年，马尔塔降生的那一年。

阿伦特家族自18世纪起就已经在柯尼斯堡定居了。汉娜的祖父马克斯·阿伦特在柯尼斯堡被公认为一个重要和有影响的人物。他不仅是市议会的主席，而且是自由主义犹太教会的主席。保尔是他与他第一个妻子约翰娜·沃尔戈穆特的两个孩子中的一个，1880年约翰娜去世，马克斯·阿伦特再娶约翰娜的妹妹克拉拉·沃尔戈穆特。

保尔和马尔塔迁入柯尼斯堡高级住宅区一套大房子里，位置在动物园大街，街道上有柯尼斯堡最漂亮的别墅。马尔塔·阿伦特继续记着有关她的孩子的日记，在日记中她记录下了她发现孩子自三岁以来的一个巨大变化：汉娜已经可以清晰无误地说话了，当然那只是在和站在一边的成年人对话的时候，然而当她自言自语或者和她的布娃娃交谈的时候她便又操起了婴儿语言。这孩子的记忆力和好奇心令人惊异，没有任何人教她，她竟然学会了字母表上的全部字母。母亲对这种智力上的早熟异常高兴，但同时她也发现，这孩子毫无音乐天分，“她唱得很多”，母亲在日记里这样记道，“唱得十分投入但几乎没有音准”。



汉娜·阿伦特 8 岁时和她的母亲

在马尔塔·阿伦特的日记里人们总能感觉到的是一种忧虑：害怕父亲的疾病成为孩子精神上的负担，而不是为孩子的进步感到骄傲。当汉娜显露出快乐的性格而且听话的时候，马尔塔的笔触显而易见地充满着轻松和满足。“这孩子总是又快快乐又满足”，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这种观察更多地显露出母亲的性格而不是女儿的。马尔塔·阿伦特本人曾经是一个胆怯而缺乏自信的女孩子，与她的丈夫比起来她显得敏感，缺乏生活能力。当她在自己的女儿汉娜身上注意到同样易感的性格时，她便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从她那性格强悍的爸爸那儿得到更多的东西。“她竟然会不像她的爸爸！阿伦特家族感情坚强，因此能够比我们这种人更轻松地驾驭生活。”

小汉娜当然或多或少感觉到了她母亲的这种缺乏自信以及她对她的期待。马尔塔·阿伦特但愿她的女儿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尽管这个家庭承受了命运的打击。汉娜有一个保姆照料她的生活，她还有许多玩具和一个专供她玩耍的花园。为了让她和其他的孩子们接触，马尔塔还把她送进了一个幼稚园。但是回家之后汉娜不能邀请小朋友来做客，迅速恶化的阿伦特先生的病情不允许这样做。

马尔塔·阿伦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娜生活无忧。然而要把父亲的病对孩子完全隐瞒起来是不可能的。曾经有过阿伦特先生在散步的时候因为

麻痹而突然跌倒的事，汉娜只知道父亲有病，应该尽力加以照料。她经常和他在他的房间里玩纸牌，或者由她来扮演护士照顾他。然而保尔·阿伦特很难同一颗敏感的孩子的心灵打交道。他是一个严肃而寡言的人，给旁人的印象是难以接近，如今这种情形由于疾病而显得更甚，疾病摧毁了他的自我意识。那个曾经热衷于职业和社会活动的男人如今游手好闲，靠别人供养，靠别人照料。如果女儿对自己关注过多，他会显得无依无靠而且多疑。在妻子的记事本上他有一次曾经这样写道：“白天醒来，由于躺着不舒服，请求别人照料。”

马尔塔·阿伦特尽可能拖延着不把她的丈夫送进医院去，然而保尔·阿伦特的病情急剧恶化，1911年夏天他不得被送入柯尼斯堡的精神病院。起初汉娜还得到允许陪同妈妈前去看望爸爸，然而不久保尔·阿伦特先生就认不出女儿了，于是这种探望便中断了。

在这一时期汉娜的祖父马克斯·阿伦特对她越来越重要了。他带着她的小孙女去“开阔地”散步，就是碉堡前的那片小树林子。星期天他有时也会带她去犹太教堂，汉娜·阿伦特以这种方式第一次接触了她的宗教。

1913年厄运降临到阿伦特家族。马克斯·阿伦特3月去世了，尽管小汉娜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然而她对老人的死反应得出奇平静。她跟在送葬的队